

台州文獻叢書

〔清〕宋世榮 輯

台州叢書乙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台州文獻叢書

〔清〕宋世榮 輯

台州叢書乙集

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滇 考

〔清〕馮甦撰
胡正武點校

點校說明

馮甦（一六二八——一六九二）字再來，號蒿庵，清浙江省台州府臨海縣（今浙江省臨海市）人，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進士，授永昌（永昌府治今雲南省保山市）推官。永昌在元朝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置金齒等處宣撫司，明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於永昌府又置金齒衛，故馮甦自稱「予小子承乏理金齒三稔矣，幸得免覆餗」，此金齒即指永昌府。歷徵江府（治今雲南省澄江縣）同知管知府事、楚雄（今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知府、廣東巡撫、刑部右侍郎、改左侍郎，後解組辭榮，還歸鄉里，顏其居曰「知還堂」。著有《滇考》、《滇行紀聞》、《撫粵日記》、《劫灰錄》、《奏議》、《台考》、《見聞隨筆》、《語石園稿》、《知還堂稿》以及《楚雄府志》、《台州府志》等。《清史稿·藝文志》中記有《滇考》二卷、《見聞隨筆》二卷、《蒿庵集》五卷、《台州府志》十八卷。《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一《經籍》十一《集部》四《別集》記有《語石園稿》二卷、《南枝集》四卷。足見馮甦學問之博，才華之高，勤於王事而致力筆耕之一斑。事蹟載人民國喻長霖等纂《台州府志·人物傳·宦業五》。

《滇考》二卷，係馮甦任職雲南時，根據耳聞目睹之事，史乘方志之載，排比選擇，勾稽梗概，力圖從雲南歷史發展中整理出一部可供治政借鑒，進而實現合理管轄治理作用之書，

而非爲記錄雲南地理物產及風土人情之作。因而清朝學者編纂《四庫全書》時將《滇考》收入史部紀事本末類中，民國年間台州民衆教育館則將此書分入編年類中。分類雖略有差異，而均屬史部則無不同，其書之內容亦可知矣。《滇考》一書核心在於總結得失治亂之緣故，欲助國家實行「柔遠」戰略時能減少錯誤，遵循少數民族地區生活習俗，尊重民族文化信仰，探索其管理規律。魏裔介歸納爲「先修文德，綏輯遠人，揀選良吏，務爲惠懷，嚴飭邊備，不事侵擾，屏遠貪殘，絕棄珍異」（《馮少司寇〈滇考〉序》）諸方面，的確是不刊之論。馮甦對雲南地方管轄措施見解之超卓，判斷之精到，以文教爲內功，以武治爲輔翼，具有針對性與可行性。高珩稱此書「一編爲百世鑑」，其價值「亦非《華陽》（指《華陽國志》）、《益部》（指《益部耆舊傳》）諸冊所可望其肩背者也」（見本書高珩《序》）。是書梳理史實，於紛繁之事件中爬羅剔抉，提煉主綫，淘汰蕪雜，敘述流暢，條理井然，文字精練而立意高遠，宅心仁厚而體恤黎庶，實爲中華文化寶庫裡極爲稀罕之邊疆史珍品。就如魏裔介所言：「再來先生其識遠，其見超，其敘次也瞻詳而雅馴，其用意也高遠而仁厚，豈尋常紀事之書所可比擬也乎！」是書之用意與造詣，亦可見吾台前賢先哲廼心社稷，著眼維護國家安定，倡導清明廉潔政治之懷抱，非惟千秋不滅之明燈，彪炳史冊，比肩班馬，提供光輝範例；亦足供當代學者研究，並爲後世樹立楷模者也。

《滇考》一書，在《台州叢書》雕刻之前已經有單刻本傳世，并且至少刊刻過兩次。據康

熙庚申（即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春戴慶華所作《附記》稱，《滇考》初刻本當屬馮甦「釋褐金齒」時不久，亦即《滇考》一書完成後不久所刻之本。以馮甦自序落款作「歲次乙巳」書於九隆山下之春輝堂，是在康熙四年（一六六五）或者稍後刻成。據剛得到之《（滇考）校注》雲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雲南省文史研究館編，徐文德、李孝友校注，雲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作爲《雲南叢書》之三出版）前言所述，《滇考》初版係是書殺青（康熙四年任永昌軍民府推官時）後「不久勉力籌資家刻行世」，但印數不多。因是書「南中奉爲典故，士大夫西游者爭購之，以佐歸裝」（戴慶華《附記》）。虞世璣《滇考後跋》也稱是書「前已流布南中，今復紙貴京國」，可見當時景況之一斑。《滇考》再版由戴慶華承擔，戴於康熙十九年「今歲聚首燕山，從西泠陸雲士年翁復見舊本，問爲披閱讐校」，「重授梓人，以公諸同志」，成爲康熙重刻本，甘雲鵬《崇雅堂書錄》有著錄。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纂修《四庫全書》時，由浙江巡撫采進，是爲四庫全書本（寫本）。嘉慶初年宋世榮（字确山）從臨海著名學者洪頤煊（字旌賢，號倦舫，又號筠軒）借得之本即康熙重刻本，有戴慶華《附記》等爲證。所以到宋世榮「臨海宋氏重梓」本《滇考》，已經是該書第三次雕板行世。

《滇考》係宋世榮編纂《台州叢書》時所收重點文獻之一，從洪氏處借到刻本後「手自抄錄」，然「內闕十餘頁」，「頗以爲憾」，當時宋世榮尚在陝西扶風知縣任上，正在校刻《台州叢書》，以是書「未獲全璧，姑遲剞劂」，亦即當時未立即開雕，所以未能編入《台州叢書》甲集

中。直到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夏天，宋氏「解組歸田」，適逢臨海著名藏書家郭協寅（一七六七—一八三七，字滄洲，號石齋，又號八磚居士，其藏書室名「八磚書庫」、「八甌精舍」）「持所得善本至」，令宋世榮「一見驚喜，即命付梓」，於是《滇考》被編入《台州叢書》乙集中。《滇考》版本之流傳脈絡清楚，但《〈滇考〉校注》前言稱宋世榮將康熙重刻本刻入《台州叢書》，即「《台州叢書》本」，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臨海人郭協寅所得之本由宋世榮及其子宋經畬等刻入《台州叢書》者為「宋氏重刊本」。此乃誤解誤讀所致。實際僅有書口下端刻有「臨海宋氏重梓」之「《台州叢書》本」一種版本，宋經畬等於是書卷首《附誌》中說：「嘉慶初年宋世榮以所得之本」內闕十餘頁，頗以為憾，「姑遲剗」，所以未嘗兩度收入《台州叢書》中，也不存在兩個宋氏刻本。

《〈滇考〉校注》前言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雲南省圖書館「整理分編古書，在皮藏的地方文獻中，發現《滇考》的藍格抄本，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六字不等，字體行楷兼長，行則雋秀，楷則端莊，界行疏朗悅目」。又據抄本中遇「禎」、「弘」、「顥」諸字皆未避諱，抄本卷端題名《〈滇考〉》，天台馮甦再來甫編，昆明錢□觀生氏手抄，卷首僅有作者《自序》，而無後來康熙重刻本中所載柏鄉魏裔介《序》及淄川高珩《序》，卷末亦無戴慶華《附記》及昆明虞世璠《後跋》，因此校注者推斷「應係近乎稿本的康熙間舊抄本」。該《〈滇考〉抄本內容比四庫本與《台州叢書》本要多出《張叔盛覽》、《楊竦討封離》、《郡太守》、《曹鸞諫黨錮

書》、《獻幻人》、《馬忠張嶷討劉胄》、《南詔五岳四瀆》、《三十七部》、《孫可望李定國竊據》九篇，其中卷上八篇，卷下一篇。有些篇目文字也存在明顯差異，如卷上《台州叢書》本「益州諸新郡吏績」，康熙抄本作「新漢之間」；卷下《台州叢書》本「征麓川」，康熙抄本作「靖遠伯三征麓川」；《台州叢書》本「緬甸莽瑞體父子入寇」、「武尋諸府改設流官始末」兩篇，康熙抄本作「尋甸武定諸酋作亂始末」、「莽瑞體莽應裡入寇」，篇序也正好對調。可見此藍格抄本是馮甦家刻《滇考》前之稿本，其判斷較為合理，別是一種面貌。至馮甦刊刻《滇考》時刪削九篇，內容亦多有改動修訂，故康熙抄本於認識研究是書修改之演進，自有不可替代之意義。今《滇考》校注即據抄本點校注釋，於《滇考》傳播研究自是雅事。然因此書校對粗疏，錯別字很多，且以簡化字排版，於抄本原貌損害很大。此前雲南大學歷史系雲南地方史研究室曾於一九八〇年以鋼版蠟紙刻寫油印過一本，編入《雲南史料叢刊》第十二輯（十六開綫裝，含《舊唐書·地理志·戎州》、《新唐書·地理志·戎州姚州蠻州》、《新舊唐書·音樂志》附載《新舊唐書·驃國傳》、《元人文集滇事摘抄》、《滇考》、《偵探記》凡七種，由方國瑜、徐文德選編，似作為地方史教研參考材料使用，其書雖為手刻，然文字力圖保持原貌，作為版本校勘，價值反要高於《滇考》校注之本。另據載臺灣臺北廣文書局於一九六七年出版《馮少司寇滇考》，臺灣成文出版社亦出版有《滇考》上下卷，但均屬《台州叢書》本之影印本而已。

本次整理以清台州臨海人宋世瑩「臨海宋氏重梓」本即《台州叢書》本《滇考》爲底本（以下簡稱「底本」），以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滇考》本（簡稱「四庫本」）爲校本點整。由於《台州叢書》本刊刻晚於《四庫全書》本，據宋世瑩之子宋經畬等所誌及郭協寅跋，道光辛巳（道光元年，一八二一）是書付梓，由於付刻後未及開雕而宋世瑩即逝，雕板進程大受影響，刻成付印則遲至甲午（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五月，且四庫本於原書文字有違礙之處多有改動，元朝人名翻譯改動尤大，基本重譯。此事緣於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清高宗弘曆覺得《明史》纂修不夠精當，下詔：「《明史》內於元時人、地名，對音訛舛，譯字鄙俚，尚沿舊時陋習，如『圖』作『兔』之類，既於字義無當，而垂之史冊，殊不雅馴……《明史》乃本朝撰定之書，豈可轉聽其訛謬。現改辦《明紀綱目》，著將《明史》一併查改，以昭傳信。」故收入《四庫全書》者亦照例於元朝人名地名重新對譯。而《台州叢書》本則無須如此嚴格重新翻譯，再說恐怕也找不到精通滿文、蒙古文之學者承擔此任。兩者在編纂體例上各有差異，用字上亦有不同，故文字互異者值得斟酌比較。本書校點完成之後，復得雲南所藏《滇考》清康熙藍格抄本，以其中《雲南史料叢刊》本和《滇考》校注》本（兩個本子同出一源，故簡稱康熙抄本）參校。謹訂校勘條例如下：

一、底本文字與校本出現異文者，視情況處理：凡屬於異體字（即音義全等，祇是寫法不同之字）者，一般不出校。對於少數較罕見之異體字、俗體字、古字等，酌情保留原貌。若

兩個或兩個以上異體字存在非理性意義之差異者，則一般要寫出校記，有時酌情加按語簡要說明理由。如洛之於雒、交趾之於交阯之類。

二、底本與校本文字字數出現不同者，則必出校記，說明相異情況。如《滇考》卷首署名，底本作「天台馮甦再來編」，四庫本作「刑部侍郎馮甦撰」之類；卷二「雲南諸王」篇，參校本「雲南」前有「元」字。等等。

三、底本中以避諱而改之字，則視情況區別處理：由缺筆避諱者，如「丘」字缺倒數第二筆，「胤」字缺末筆，「玄」字缺末筆等等，一律回改；若校本避諱與底本不同者，亦於校記中交代之。由改字避諱者，如「邦」改成「國」，「民」改成「人」，「玄」改成「元」等等，本書中如元奘即唐僧玄奘，范煜即《後漢書》作者范曄，以避清聖祖康熙玄燁諱而改之類，一律不改，出校記說明理由。由空圍「□」和空字避諱者，均保留原貌不改，出校記說明。由「某某嫌名」等注文說明避諱者，亦保留原貌，出校記說明。

四、底本文字上下乖異，而校本前後通順者，則從校本校改，寫出校記。如《異牟尋復歸唐》：「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話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之「話舌」與下文「訥舌」等皆冊封王，「又遣訥舌逼城於鄙」之「訥舌」乖異，四庫本則均作「訥舌」，證明底本此處爲譌字，乃從改。底本文字上下通順，而校本文字前後乖異者，則從底本，不出校記。如《晉寧州刺史》：「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岳，朱提太守楊術援。遺戰於臺登，岳等敗績，術死

之。四庫本「楊術」作「楊述」，與下文「術死之」乖異，屬誤字，不出校。

五、雕板文字有形近數字混而不辨者，如「已」「己」「巳」常不加分別；「戌」「戊」不分，常以「戌」代「戊」，是其著例；復如從「竹」從「艸」之字往往迭出，「答」又作「荅」，「等」又作「等」之類；從「扌」從「木」每每混用，如「搆」又作「構」，「括」又作「栝」之類。此次校點時遇「已」「己」「巳」，則以上下文意斷而分之，若《南詔叛殺張虔陀李宓等》、《閻羅鳳……使王克昭再申已冤》斷爲「已」字，「聞鮮于仲通大軍已出戎寓，進次曲靖，意頗懼」斷爲「巳」字。遇「戌」「戊」相混時，則於開始時以校勘記說明之。其餘之混而不甚分別之習慣寫法、俗體之字，凡不礙於文義解讀者則概予保留，以存原貌。

六、底本文字因蠹蝕殘泐而致空缺者，則據校本補正，寫出校記。如《異牟尋復歸唐》：「人丁壯者皆爲戰卒」中「皆爲戰」三字與下行「兵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中「人置羅」三字原缺，據四庫本補正。

七、底本篇章與校本相異者，則保留底本原貌。如底本馮甦自序前有魏裔介序和高珩序，底本正文前有目錄，底本卷首有宋世榮之子宋經畬、曾昀、倫疇所作附誌，卷末有戴慶華《附記》、虞世瓊《滇考後跋》、郭協寅《跋》等，以上均爲四庫本所無，此次校點，存而不移。四庫本馮甦自序前有紀昀等人所作之提要，此次整理移作附錄，另擇族譜、府志、縣志等有關記載亦一並作附錄，以資博識、廣見聞也。

八、底本凡遇朝廷、皇帝等處或換行，或空字，或高出版框者，此次整理均不再保留原貌，亦不出校記說明。

由於校點者學殖淺薄，識見有限，綆短汲深，管窺蠡測，雖以臨深履薄、刻苦砥礪之心從事之，然而難免掛一漏萬。海內外方家通人，有以教正爲幸。

胡正武謹識

庚寅年臘月書於臨海靈江之濱菊筠齋

題誌

《滇考》上下二卷，先君子於二十年前得刻本於洪筠軒別駕頤煊宅，手自抄錄，內闕十餘頁，頗以爲憾。宰扶風時校刻《叢書》，以是編未獲全璧，姑遲剞劂。本年槐夏解組歸田，適郭石齋茂才協寅持所得善本至，先君一見驚喜，即命付梓。未開雕，倉卒棄養。昀等謹遵先志，黽勉觀成。奈末學謏聞，又在苦山中，神思瞀亂，雖屢經勘對，而落葉未能盡掃，惟大方家垂諒焉。道光辛巳嘉平望日，棘人宋經畬、曾昀、倫疇全誌「一」。

甲午五月，廖翼卿雲汀、宋衛木門、宋珣秋子、宋瑱聽石重校。

【注】

「一」此篇標題爲點校者所加。宋經畬等所作題誌，追述宋世瑩尋訪刊刻《滇考》緣起，原書重見兩處：一置於《馮少司寇（滇考）序》前，一置於全書之末，即郭協寅《滇考後跋》之後。據其葉碼來看，書末之誌或爲重複裝訂所致。宋經畬，宋世瑩之子，拔貢生，樂清訓導，工書，兼精篆刻，有《碑文考略》、《心芝述聞》、《覆瓿集》。兄曾昀，字禹農，工文善書，時稱大小宋，以廩貢終。倫疇，亦經畬兄弟也。《民國臨海縣志》卷之二十二《文苑》有傳。宋衛，字木門，曾昀子，

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宋瑱，字聽石，經畬子，與宋衛同年舉人，博涉經史，兼工書畫，官樂清訓導，咸豐末卒，有《益壽軒筆記》、《分年隨筆》等。事蹟附見於《臨海縣志·宋經畬傳》。宋珣亦宋世瑩之孫也，未詳究爲倫疇之子，還是經畬、曾昀之子耳。唯廖翼卿不知何許人也。此次整理爲免重複，僅保留序前題誌，刪去書末跋後題誌。

馮少司寇滇考序

西南徼外大抵皆漢武所開，其雄才大略，足以恢拓殊俗，漸漬風教，陵海越障，重譯內屬，穿鼻僇耳，委命下吏，此非腐儒小生可得而輕議者也。其後書缺有間，雖曰荒遠，其盛衰畔服之故，每與中國相倚伏。非特稽古者所當考究，實謀國者所宜咨籌也。夫沈木龍尾之種與遯水竹王之姓，語多不經，不必盡辨。即金馬碧雞，不過光景隱見；五嶽四瀆，敢於點綴佳名。漢孰與我大，烏足哂乎？數千年來，或奉職入貢，或劫掠城邑，或僭號稱尊，或封域自守，參差不一，要豈無因而然歟？散在諸史及稗官小說，郡邑乘志，荒惑龐雜，縉紳大夫難言之矣。

少司寇再來馮公腹笥五車，才優三長，昔年游宦爲永昌司李，覽其山川風物，稽其部落邑聚，核其境土疆界，詳其得失存亡，於是爲《滇考》一書，大意在於先修文德，綏輯遠人，揀選良吏，務爲惠懷，嚴飭邊備，不事侵擾，屏遠貪殘，絕棄珍異，斯則安固圉之石畫確論也。故觀王追、李顥之在元和，則知其學校興矣；觀張喬、楊竦之在元初，則知其刻石圖像矣；觀張嶷、馬忠之在建興，則知其郡邑安穆矣；觀韋臯、李德裕之在元和、大中，則知其籌邊樓紀功碑之方略足稱矣；觀賽典赤、張立道之在至元、大德，則知其勸農建廟之血食遺愛

矣。不然而爲尹就、爲李知古、爲王昱、爲張虔陀、爲鮮于仲通、爲劉深、爲錢能、楊榮，貪其祿馬，僥倖牛眊之利，竇幪火毳蘭于之珍，乾沒不已，生事起釁，幾何不挺而走險，爲人生大患也？再來先生其識遠，其見超，其敘次也瞻詳而雅馴，其用意也高遠而仁厚，豈尋常紀事之書所可比擬也乎！

吾讀史自左、馬、班、范而後，殆難其爲繼也，惟歐陽永叔《五代史》、陸放翁《南唐書》尚有典型。若先生此書，歐、陸之儔也，可以爲龜鑑，可以佐廟謨，可以勸循良，可以見兵機，可以助防禦，可以資博識，可以懲螳臂，可以戒窮黷，可以備輿圖。上下卷中，九善備焉。即易其名曰《滇史》，列于金匱石室之藏，其誰曰不宜？

康熙庚申日躔析木之次，年家侍生柏鄉魏裔介題於里居之博雅堂。

序

前賢輶車所至，輒有成書，後之讀之者以爲此蒞林之瓊瑰，而詞人之羽翰也。然而經術有旅，固非一揆；輿圖之編，其來尚矣。神禹開疆於前，職方嗣響於後，而伯益嗜奇，燦若九金之鼎，猗歟偉矣。雖然，君子之載筆也，固將經緯天地耳，而經緯天地，又以人事爲歸。不然者，鉛槧裔皇，或失則不詳，或失則不經。其下者中郎秘之帳中耳。即上之，或以標群玉之峯，矜上帝之府也有餘哉，而終於人事鮮裨焉。楊馬賦手，麗而不則，曲終奏雅，其與幾何？大言炎炎，殊有逕庭矣。

再來先生以壯猷偉略，攜危疆以還之天子，天子嘉之，聖門之所謂可與權者非歟？予乃得肩隨而朝夕共事，幸矣。迨讀《滇考》一書，乃知學固有本而志固有素，良非偶然。而一編爲百世鑑，亦非《華陽》、《益部》諸冊所可望其肩背者也。意切柔能遠略，故不屑屑撫山川土物之繁以爲富，而於得失治亂之所以然者，每篇之亂，三致意焉。正如武惠睥盤，左戈右印，國工楸罨，扼要爭先。此百代柔遠之龜著，而玉斧之外永安覆孟，以大匡聖治者也。譬之日月所經，岳瀆燭照，而萬物以滋，千劫不改，亦以人事爲功也。經國大業，不朽勝事，於是乎取之。子桓之言不誣矣。其中扶翼天常，激揚名義，風教所關，彝倫式敘，而大旨則尤